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巴尔扎克 著

傅 雷 译



Honoré de Balzac
HISTOIRE
DE LA GRANDEUR ET DE LA DECADENCE DE
CESAR BIROTTEAU

EDITION "CLASSIQUES GARNIER", PARIS, 1954.
插图选自 Edition LOUIS CONARD, Paris, 1949 (全集本),
Charles Huard 绘图, Pierre Gusman 木刻。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1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197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670

定价 0.86 元

譯 者 序

一八四六年十月，本書初版后九年，巴尔扎克在一篇答复人家的批評文章中提到：

“賽查·皮羅多在我脑子里保存了六年，只有一个輪廓，始終不敢动笔。一个相当愚蠢相当庸俗的小商店老板，不幸的遭遇也平淡得很，只代表我們經常嘲笑的巴黎零售业，这样的題材要引起人的兴趣，我觉得毫无办法。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应当把这个人物改造一下，叫他做一个絕頂誠实的象征。”

于是作者就写出一个在各方面看来都极平凡的花粉商，因为抱着可笑的野心，在兴旺发达的高峰上急轉直下，一变而为傾家蕩产的穷光蛋；但是“絕頂誠实”的德性和补贖罪过的努力，使他的苦难染上一些殉道的光彩。黄金时代原是他倒楣的起点，而最后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到了終局。这么一来，本来不容易引起讀者兴趣的皮羅多，終究在“人間喜劇”^①的舞台上成为久經考驗，至今還沒过时的重要角色之一。

乡下人出身的賽查·皮羅多，父母双亡，十几岁到巴黎謀

① “人間喜劇”是巴尔扎克所作九十四部小說的总称。按照作者的計劃，还有五十部小說沒有写出。

生。由于机会好，也由于勤勤恳恳的劳动，从学徒升到店員，升到出納，領班伙計，最后盘下东家的鋪子，当了老板。他結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太太既賢慧，女儿也長得漂亮；家庭里融融泄泄，过着美滿的生活。他挣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打算再过几年，等女儿出嫁，把鋪子出盘以后，到本乡去买一所农庄来經營，就在那里終老。至此为止，他的經歷和一般幸运的小康的市民沒有多大分別。但他年輕的时候参加过一次保王党的反革命暴动，中年时代遇到拿破侖下台，波旁王朝复辟，他便当上巴黎第二区的副区長。一八一九年，政府又給他荣誉团勋章。这一下他得意忘形，想摆脱花粉商的身份，踏进上流社会去了。他扩充住宅，大兴土木，借庆祝領土解放为名开了一个盛大的跳舞会；同时又投資做一笔大規模的地产生意。然后他发觉跳舞会的代价花到六万法郎，預备付地价的大宗款子又被公証人捲逃。債主催逼，借貸无門，只得“交出清賬”，宣告破产。接着便是一連串屈辱的遭遇和身敗名裂的痛苦；这些折磨，他都咬紧牙关忍受了，因为他想还清債務，爭回名誉。一家三口都去当了伙計，省吃俭用，积起錢来还債。过了几年，靠着亲戚和女婿的帮助，終于把債務全部了清，名誉和公民权一齐恢复；他却是筋疲力尽，受不住苦尽甘来的欢乐，就在女儿簽訂婚約的宴会上中风死了。

巴尔扎克把这出悲喜剧的教訓归納如下：

“每个人一生都有一个頂点，在那个頂点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跃的精力达到了平衡的境界，发出灿烂的光芒。不仅有生命的东西如此，便是城市，民族，思想，制度，商业，事业，也无一不如此；像王朝和高貴的种族一样，都經過誕生，成長，衰亡的阶段。……历史把世界上万物盛衰的原因揭露之下，可能告訴人們什么时候应当急流勇退，停

止活动……賽查不知道他已經登峰造極，反而把終點看做一個新的起點……結果與原因不能保持直接關係或者比例不完全相稱的時候，就要開始崩潰；這個原則支配着民族，也支配着個人。”^①

這些因果關係與比例的理論固然很動聽，但是把人脫離了特定的社會而孤立起來看，究竟是抽象，空泛而片面的，決不能說明興亡盛衰的關鍵。資本主義的商業總是大魚吃小魚的殘酷鬥爭，賽查不過是無數被吞噬的小魚之中的一個罷了。巴爾扎克在書里說：“這裡所牽涉的不止是一個單獨的人，而是整個受苦的人群。”這話是不錯的，但受苦的原因決不僅僅在於個人的聰明才智不夠，或者野心過度，不知道急流勇退等等，而主要是在於社會制度。巴爾扎克說的“受苦的人群”，當然是指小市民，小店主，小食利者，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注定要逐漸淪為無產者的那個階層。作者在這本書里寫的就是這般可憐蟲如何在一個人吃人的社會里掙扎；為了不被人吃，只能自己吃人；要沒有能力吃人，就不能不被人吃。他說：“在有些人眼里，與其做傻瓜，寧可做壞蛋。”傻瓜就是被吃的人，壞蛋就是有足夠的聰明去吃人的人。個人的聰明才智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有作用。從表面看，賽查要不那麼虛榮，就不会顯復。可是他的叔岳不是一個明哲保身的商人么？不是沒有野心沒有虛榮的么？但他一輩子都戰戰兢兢，提防生意上的風浪，他說：“一個生意人不想到破產，好比一個將軍永遠不預備吃敗仗，只算得半個商人。”既然破產在那個社會中是常事，無論怎樣的謹慎小心也難有保障，可見皮羅多的虛榮，野心，糊塗，莽撞等等的缺點，只是促成他災難的主要因

① 見本書第二章第四六頁。

素。即使他沒有遇到罗甘和杜·蒂埃这两个騙子，即使他听从了妻子的劝告，安分守己，太平无事的照原来的計劃养老，也只能說是侥倖。比勒罗对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看法。何况虛荣与野心不正是剝削社会所鼓励的么？爭权夺利和因此而冒的危險，不正是私有制度应有的現象么？

而且也正是巴尔扎克，凭着犀利的目光和高度写实的艺术手腕，用无情的笔触在整部“人間喜剧”中暴露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尤其这部“賽查·皮罗多盛衰記”的背景完全是一幅不擇手段，攫取財富的丑惡的壁画。他帶着我們走进大小商业的后台，叫我們看到各色各种的商业戏剧是怎么扮演的，掠夺与併吞是怎么进行的，竞争是怎么回事，掮客发生什么作用，报纸上的商业广告又是怎样誕生的……所有的細節都归結到一个主题：对黄金的飢渴。那不仅表現在皮罗多身上，也表現在年輕的包比諾身上；連告老多年的拉貢夫妻，以哲人見称的比勒罗叔叔，都不免受着誘惑，几乎把养老的本錢白白送掉。坏蛋杜·蒂埃发迹的經過，更是集卑鄙醜陋，喪尽天良之大成。他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家”，“他相信有了錢，一切罪恶就能一笔勾銷”，作者紧跟着加上一句按語：“这样一个人当然迟早会成功的。”在那个社会里，不但金錢万能，而且越是阴險恶毒，越是沒有心肝，越容易飞黃騰达。所謂銀行界，从底层到上层，从掌握小商小販命脉的“羊腿子”起，到亦官亦商，操縱国际金融的官僚資本家紐沁根和格萊弟兄，沒有一个不是无惡不作的大大小的吸血鬼。書中写的主要是一八一六到一八二〇年間的事，那时的法国还談不上近代工业；蒸汽机在一八一四年还不大有人知道，一八一七年罗昂城里几家紡織厂用了蒸汽动力，大家当做新鮮事儿；大批的鐵道建設和真正的机械装备，要到一八三六年后才逐步开始。①可

是巴尔扎克告诉我们，银行资本早已统治法国社会，银行家勾结政府，利用开辟运河之类的公用事业大做投机的把戏，已经很普遍；交易所中偷天换日，欺骗讹诈的勾当，也和二十世纪的情况没有两样。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的黑幕，例如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来骗广大群众的金钱，银行用收回信贷的手段逼倒企业，加以并吞等等，在十九世纪初叶不是具体而微，而已经大规模进行了。杜·蒂埃手下的一个傀儡，无赖小人克拉巴龙，赤裸裸的说的一大套下流无耻的人生观^②和所谓企业界的内情，应用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贴切的。克拉巴龙给投机事业下的一个精辟的定义，反映巴尔扎克在一百几十年以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见：——

“花粉商道：投机？投机是什么样的买卖？——克拉巴龙答道：投机是抽象的买卖。据金融界的拿破仑，伟大的纽沁根说……它能叫你垄断一切，油水的影踪还没看见，你就先到嘴了。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规划，样样都用如意算盘打好的，反正是一套簇新的魔术。懂得这个神通的高手一共不过十来个。”^③

杜·蒂埃串通罗甘做的地产生意，自己不掏腰包，牺牲了皮罗多而发的一笔横财，便是说明克拉巴龙理论的一个实例。怪不得恩格斯说：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

① 见拉维斯主编“法国近代史”第四卷“王政复辟”第三〇四页，第五卷“七月王朝”第一九八页。

② 见本书第十二章。——我想借此提醒一下青年读者：巴尔扎克笔下的一切冒险家都有类似杜·蒂埃和克拉巴龙的言论，充分表现愤世嫉俗，或是玩世不恭，以人生为一场大赌博的态度。我们读的时候不能忘了：那是在阶级斗争极尖锐的情形之下，一些不愿受人奴役而自己想奴役别人的人向他提出的挑战，是反映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疯狂心理。

③ 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二一页。

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而“赛查·皮罗多”这部小说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早在王政复辟时代，近代规模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在法国完全长成以前，资本主义已经长着毒疮，开始腐烂。换句话说，巴尔扎克描绘了资产阶级的凶焰，也写出了那个阶级灭亡的预兆。

历来懂得法律的批评家一致称道书中写的破产问题，认为是法律史上极宝贵的文献。我们不研究旧社会私法的人，对这一点无法加以正确的估价。但即以一般读者的眼光来看，第十四章的“破产概况”所揭露的错综复杂的阴谋，又是合法又是非法的商业活剧，也充分说明了作者的一句很深刻的话：“一切涉及私有财产的法律都有一个作用，就是鼓励人钩心斗角，尽量出坏主意。”——在这里，正如在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中一样，凡是他无情的暴露现实的地方，常常会在字里行间或是按语里面，一针见血，挖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根，而且比任何作家都挖得深，挖得透。但他放下解剖刀，正式发表他对政治和社会的见解的时候，就不是把社会向前推进，而是往后拉了。很清楚，他很严厉的批判他的社会；但同样清楚的是他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批判。他不是依据他现实主义的分析作出正确的结论，而是拿一去不复返的，被历史淘汰了的旧制度作批判的标准。所以一说正面话，巴尔扎克总离不开封建统治的两件法宝：君主专制和宗教，仿佛只有这两样东西才是救世的灵药。这部小说的保王党气息还不算太重，但提到王室和某些贵族，就流露出作者的虔敬，赞美，和不胜怀念的情绪，使现代读者觉得难以忍受。而凡是所谓

^① 恩格斯一八八八年四月初致哈克纳斯的信。

“好人”几乎沒有一个不是虔誠的教徒；比勒罗所以不能成为完人，似乎就因为思想左傾和不信上帝。陆罗神甫鼓励賽查拿出勇气来面对灾难的时候，劝他說：“你不要望着尘世，要把眼睛望着天上。弱者的安慰，穷人的財富，富人的恐怖，都在天上。”当然，对一个十九世紀的神甫不是这样写法也是不现实的；可是我們清清楚楚感觉到，那个教士的思想正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正是他安慰一切穷而无告的人，劝他們安于奴役的思想。这些都是我們和巴尔扎克距离最远而絕對不能接受的地方。因为大家知道，归根結蒂他是一个天才的社会解剖家，同时是一个与时代进程背道而馳的思想家。

順便說一說作者和破产的关系。巴尔扎克十八、九岁的时候，在一个訴訟代理人的事务所里当过一年半的見习書記，对法律原是內行。在二十六至二十九岁之間，他做过买卖，办过印刷所，結果虧本倒閉，欠的債拖了十年才还清。他还不断欠着新債，死后还是和他結婚只有几个月的太太代为偿还的。債主的催逼使他經常躲来躲去，破产的阴影追随了他一輩子。这样長时期的生活經驗和不断感受的威胁，对于他写“皮罗多”这部以破产为主题的小說，不能說沒有影响。書中那个苛刻的房东莫利奈說的話：“錢是不認人的，錢沒有耳朵，沒有心肝”，巴尔扎克体会很深。

本書除了暴露上层資產階級，还写了中下层的小資產階級（法国人分別叫做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这个阶层在法国社会中自有許多鮮明的特色与风俗，至今保存。巴尔扎克非常細致生动的写出他們的生活，习惯，信仰，偏見，庸俗，蔽塞，也写出他們的質朴，勤勞，誠实，本分。公斯当斯，比勒罗，拉貢夫妻，包

比諾法官，以及皮羅多本人，都是這一類的人物。巴爾扎克在皮羅多的跳舞會上描寫他們時，說道：

“這時，聖·但尼街上的布尔喬亞正在耀武揚威，把滑稽可笑的怪樣兒表現得淋漓盡致。平日他們就喜歡把孩子打扮成槍騎兵，民兵；買‘法蘭西武功年鑑’，買‘士兵歸田’的木刻……上民團值班的日子特別高興……他們想盡方法學時髦，希望在區公所裡有個名銜。這些布尔喬亞對樣樣東西都眼紅，可是本性善良，肯幫忙，人又忠實，心腸又軟，動不動會哀憐人……他們為了好心而吃虧，品質不如他們的上流社會還嘲笑他們的缺點；其實正因為他們不懂規矩統，才保住了那份真實的感情。他們一生清白，教養出一批天真本色的女孩子，刻苦耐勞，還有許多別的優點，可惜一踏進上層階級就保不住了。”^①

作者一邊嘲笑他們，一邊同情他們。最凸出的當然是他對主角皮羅多的態度，他處處調侃賽查，又處處流露出對賽查的寬容與憐憫，最後還把他作為一個“為誠實而殉道的商人”加以歌頌。

倘若把瑪杜太太上門討債的一幕跟紐沁根捉弄皮羅多的一幕作一個對比，或者把皮羅多在破產前夜找克拉巴龍時心里想的“他平民大眾的氣息多一些，說不定還有點兒心肝”的話思索一下，更顯出作者對中下階層的看法。

所以這部作品不單是帶有歷史意義的商業小說，而且還是一幅極有風趣的布尔喬亞風俗畫。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① 見本書第七章第一四五至一四六頁。

目 次

譯者序	1
-----	---

第一部 賽查登峯造極

一 夫婦之間的一場爭論	1
二 賽查·皮羅多的出身	19
三 苦難的萌芽	47
四 鋪張浪費	63
五 一個真正的哲人，一個偉大的化學家	84
六 兩個明星	104
七 跳舞會	132

第二部 賽查與苦難搏鬥

八 几道閃電	155
九 一聲霹靂	162
十 高級銀行界	173
十一 一個朋友	192
十二 破產前夜	215
十三 交出清賬	228

第三部 赛查的胜利

十四 破产概况	258
十五 最精彩的表现	271
十六 在天上	289

第一部 賽查登峯造極

一 夫婦之間的一場爭論

冬天夜里，聖·奧諾雷街上只有一忽兒安靜，从戏院或跳舞会出来的車馬才鬧過一陣，便是趕中央市場的菜販的聲音。那一忽兒安靜，在巴黎市囂的大交響樂中好比一個休止符，出現在清早一點左右。就在这休止期間，在王杜姆廣場附近開花粉鋪的賽查·皮羅多的女人，做了一個惡夢惊醒過來。她夢里變做兩個人，眼看自己穿得破破爛爛的，把千瘡百皺的手抓着鋪子的門鈕；一個她站在店門口，另外一個她坐在賬台后面的椅子上；她向自己要飯，聽見自己在賬台上和店門口同時講話。她醒過來想扑到丈夫身上去，不料摸到的地方是冷的，更吓得魂不附體：她脖子發僵，動不來了；喉嚨粘在一塊，喊不出聲音來。安放床位的暖閣，兩扇小門敞開着；她坐在床上動彈不得，眼睛直勾勾的睜得很大，頭髮好像給人揪着，耳朵里亂轟轟的響成一片，心又是抽搐又是亂跳，渾身發冷，同時又在出汗。

本來恐怖差不多是個病態的感覺，對身體的壓力之猛，可以使器官的機能不是突然發揮到最高度，就是全部瓦解。生理學家對這個現象向來感到惊奇，他們的理論和推測都被推翻了，打

乱了；其实事情很简单，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触电，不过和电流的变化一样，出现的方式总是古古怪怪的难以捉摸。电流对我们的思想影响极大，将来科学家承认了这一点，我这番解释也就变得平淡无奇了。

当时皮罗多太太的难受等于受到剧烈的光的刺激，因为我们的意志不知被什么机构触动之下，会扩张开去或者集中起来，产生一些可怕的放射作用。所以这个平凡的女人会像鬼使神差一般，能够在实际上只是一刹那，而以她迅速的印象来说是极长的时间之内，比着她身心正常的一天之内生出更多的念头，唤起更多的回忆。只要听她几句荒唐矛盾，莫名其妙的话，就能知道她自言自语的时候心里多么难过。

“皮罗多没有理由不在我床上。他小牛肉吃得太多了，也许不舒服吧？不过他真要闹病，也该叫醒我呀。在这幢屋子里，在这张床上，我们两人睡了十九年，他从来没有不声不响的走开的，可憐的羔羊！只有上民团去值夜班的时候，他才睡在外边。今晚上他是不是和我一起睡的呢？怎么不是！天哪！我真糊涂！”

她向床上瞅了一眼，看见丈夫的睡帽圆滚滚的，明明是戴过的样子。

她往下又想：“那末他是死了！会不会自杀的呢？干么自杀？这两年他做了副区长就六神无主。天地良心，叫他当官儿才可憐呢！他的买卖很不错，还送了我一条披肩。也许买卖不行吧？嘿！那也瞒不了我。不过男人的心事，谁摸得透呢？女人的心还不是一样？那也没有关系。今天咱们不是做了五千法郎生意么？再说，当副区长的总不能寻死，他是精通法律的啊。那末他哪兒去了呢？”

她既不能扭动脖子，也不能伸出手去拉繩子打鈴，把一个厨娘，三个伙計和一个送貨的叫起来。醒是醒了，惡夢还没有散。她忘了她女兒安安靜靜的睡在隔壁房里，房門就在自己的床脚边。终于她叫了一声：“皮罗多！”沒有回音。她自以为叫了，可是沒有叫出声来。

“莫非他养着什么女人么？”她馬上又想：“不会的，他没有这本領；而且他多么爱我。他不是告訴过罗甘太太，說从来没有对我不忠实，連念头都不曾有过么？这个人是最老实不过的。誰要配进天堂的話，准定是他。不知他在懺悔师面前有什么事好埋怨自己，还不是瞎說一陣！他虽是个保王党，也不知他为什么做保王党的，——却从来不把宗教挂在嘴上。①可憐的好人兒早上八点偷偷摸摸去望弥撒，好像是去寻欢作乐，見不得人似的。他敬上帝就是为敬上帝。地獄跟他不生关系。怎么会养女人？他还寸步不离的釘着我，叫我膩煩呢。他爱我胜过他的眼睛，他为我連瞎掉眼睛都願意。十九年功夫，他对我說話，嗓門兒从来不比別人高。他心里第一是我，其次才是女兒。啊，賽查丽納不是睡在那边么？……賽查丽納！賽查丽納！皮罗多有什么念头，一向不瞞我。他到小水手②来看我的时候，說要日子長了才能認識他；這話一点不錯。这一下他不在床上！……那可怪了。”

她好容易轉过头去，偷偷瞧了瞧臥房。那些別有風光的夜景只有小品画家画得出，語言是無能为力的。各种东西的影子扭来扭去非常可怕；窗帘給風吹着鼓起来，变得奇形怪狀；守夜灯隱隱約約的光照着紅布幔子的褶欄；挂鈎上射出火焰似的反光，鈎

① 保王党人熱心宗教的居多。

② 小水手是一家鋪子的名字，詳見下文。

子的中心又紅又亮，好比小偷的眼睛；一件袍子拖在地下，像一個人跪在那里；總之，在腦子只會感受痛苦夸大痛苦的當兒，一切可驚可怖的怪現象，無論什麼話都沒法描寫。皮羅多太太似乎看到臥房的外間有一片強烈的光，便馬上想到失火；回頭看見一條紅圍巾，又當作一攤鮮血，念頭轉到強盜身上，覺得家具擺的樣子是有人打過架了。她一想起銀箱里的現款就心驚膽戰，把她做惡夢的忽冷忽熱的感覺趕走了。她光穿著襯衣，慌慌張張撲到房間當中預備去救丈夫，以為他在跟凶手搏鬥。

她終於聲音很淒慘的叫起來：“皮羅多！皮羅多！”

她發覺丈夫就在隔壁屋里，拿着一支尺在空中量來量去。綠地棕色花的睡衣沒有穿好，把兩條腿凍得通紅；賽查却一心想着自己的事，不覺得冷。他轉過身來說道：“嗯，什麼事啊，公斯當斯？”那副心不在焉的傻相叫皮羅多太太看着笑了。

她說：“哎，賽查，瞧你這副滑稽樣兒！干麼不告訴我一聲把我丟在那里呢？我差點兒吓死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你冒着寒氣在這兒干麼呢？你要重傷風了。聽見沒有，皮羅多？”

“聽見了。我來啦，”花粉商一邊回答一邊回進臥房。

皮羅多太太撥開爐子里的灰，趕緊把柴火弄旺了，說道：“來，來烤火吧。你打的什麼鬼主意，告訴我听。我凍死了。怪我自己糊塗，只穿一件襯衫就起來了；可是我當真以為有人謀殺你呢。”

皮羅多把燭台放在壁爐架上，把睡衣裹裹緊，心不在焉的替太太找來一條法蘭絨襯裙。

“喂，咪咪，穿上吧。”又自言自語的往下說：“寬二十二，深一十八，正好做一間漂亮的客廳。”

“哎！哎！皮羅多，你是瘋了還是做夢？”

“才不呢，太太；我在計算。”

“你要胡鬧也該等到天亮啊，”她說着把襯裙曳在襯衫下面，走過去打開女兒的臥房。

“賽查麗納睡着呢，听不見的。來，皮羅多，告訴我是怎么回事。”

“咱們可以开个跳舞会。”

“开跳舞会！天曉得，你真是做夢了，朋友。”

“不是做夢，我的好寶貝。听我說，一个人有怎样的地位，就該做怎样的事。政府提拔了我，我是官方的人了。咱們应当体会政府的精神，把它的意思發揮出来，帮政府貫徹。要求占領軍撤退的交涉，^①黎希留公爵已經办成了。特·拉·皮耶第埃先生認為，代表巴黎市的大小官兒都应当在各人的範圍之內庆祝領土解放。这是一种責任。咱們要表示真正的爱国精神，叫那些所謂进步党，該死的陰謀家，看了慚愧。你以为我不爱国么？我要給进步党人，給我的敌人們立个榜样，告訴他們愛王上就是爱国！”

“皮羅多，你說你有敌人嗎？”

“当然罗，太太，咱們有敌人。咱們街坊上的朋友，一半就是敌人。他們說：‘皮羅多运道好；皮羅多是个光棍出身，居然当了副区長，百事順利。’好吧，这一回又要叫他們吓一跳了。別人不知道，我先告訴你：我得了荣誉团四等勳章，王上的命令昨天就下来了。”

皮羅多太太听了大为激动，說道：“噢！朋友，那末跳舞会是

① 拿破侖战敗下野之后，各国根据一八一五年的巴黎和約，在法国一部分領土上駐扎軍隊。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黎希留与各国談判，于一八一八年十月九日成立協議，各国佔領軍于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全部撤退。